



王潮歌任導演之一的《印象劉三姐》是中國第一部山水實景演出。網上圖片

“我是中國的‘票房王’，每天早晨一睜眼，就有幾萬人在看我的作品。”擅長實景文化藝術舞台表演的導演王潮歌一口地道的北京腔，講話坦率而直接。從“印象”到“又見”系列，再到籌劃中的“只有”新嘗試，一部部創新作品雅俗共賞卻直擊心靈，談及創作，她總是無比自豪：“別人做過的我不碰，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完全的顛覆重建。”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王潮歌，人如其名的“潮”，皮帶扣的獅頭閃閃發亮，訪問間隙不忘展示自己新買的型格短靴。此次受邀於香港書展開講的她未有著作出版，但“印象”和“又見”等“實景演出”系列每日都在中國九大著名景點上演，這些劇作正在為她書寫一本無與倫比的“大書”。她坦言已收到多家出版社的邀請和建議，或以自傳形式書寫自己的人生履歷，或聚焦各個實景演出作品的創作歷程，或將作品內容理論提純，“三個方向都在考慮之中。”

香港對王潮歌來說是熟悉的，只是隨着年紀的增長，對香港的印象也幾經更迭：從前的香港是販售貨品新奇而充足的“花花世界”，逛街購物總有豐富收穫，現在赴港則是因工居多，來去匆匆，住熟悉的酒店，吃熟悉的餐廳，因太過親切而少了些着重感。

這次赴港的講座，是她一直想傾訴的內容，“將它放在香港書展中來討論是恰當的，因為讀書的人不會失去對生活和未來的熱望，看到清晨來書展排隊的讀書人，便會感覺到香港未來的希望，來聽講座的人只要有一個人受啟發而有所頓悟也是值得的。”她說。

36歲經歷人生巨變

“絕大部分人‘死’於36歲”，這樣的講座主題足夠吸引，對王潮歌來說，“兩個孩子”的出世使她36歲的人生經歷了巨大轉變，一個是她的女兒東歌自在，另一個是實景演出作品《印象劉三姐》。“從那時起，我的‘印象’系列誕生，中國也開始有了自己的文化產業品牌和系列。”其實從字面上也不難理解，36歲既是本命年，也是人到中年的一道“坎”：有人對生活失去好奇和熱望，事業開始走下坡路，再無建樹；也有人因這道分水嶺，翻天覆地再創生命，“36歲之後的我，更幸福，更坦然，更寬容，也更無畏。”

事業的成功，家庭的和睦，這些順利卻不是她幸福感的終極來源，用她的話說，自己

優秀而勤奮，事業和家庭理應如此毫無懸念，“幸福感應來自於內心對生命的感觸，不會有多餘的焦慮和恐慌，不會糾結於過往的失誤，與自己、與生活達成和解，當擁有的目標和志向愈遠大而清晰，邁向目標的動作愈實在，就愈不會囿於眼前的阻礙和過程中的閃失。”她這樣總結道。

中國藝術舞台幸虧有她

提起王潮歌，繞不開的是她創排的《印象劉三姐》、《印象麗江》、《印象大紅袍》、《又見平遙》、《又見五台山》等“印象”和“又見”系列演出，常成為每個景點最吸引遊客的旅遊項目。“如果中國沒有一個叫王潮歌的人，沒有這些系列演出，我們的文化藝術舞台可能已被外國攻陷了。”她回憶道：“當年，做音樂劇是最‘高大上’和最有生命力的事，很多藝術家去外國學習，很多院校也成立了相關科系。但我認為，音樂劇的音樂和演出方式都來自外國，而我們有自己的民族音樂、語言和藝術，為什麼不將它表現出來呢？所以在《印象劉三姐》中沒有故事，有的是山水中打魚、唱山歌的鄉民，當然初期聽到了很多反對的聲音，文化人說我們采風不夠，沒有完全展現當地少數民族的濃厚歷史和文化習俗，導遊質疑我們沒有故事，更沒有明星，誰會買票入場？我一概不理。現在，《印象劉三姐》成了桂林旅遊的‘臉蛋’，演出至今13年吸引了幾千萬的觀眾。”

“印象”系列的成功在旅遊界掀起熱潮，成為眾人爭相效仿的對象，一時間打着“印象”旗號的實景演出多達幾十個，她稱自己並不曾因被不斷模仿、抄襲而氣憤，“因為有了我，才有了他們的作品，而因為有了他們，中國才有愈來愈多自己民族的作品。”總結她在實景演出各方面的突破理論太多，她卻稱自己是憑着藝術家的直感和對未知領域的好奇，自信滿滿一路前行，不曾因困難險阻而改變初衷。

王潮歌上世紀60年代生於北京，畢業於中

創作是不斷地顛覆重建

導演 王潮歌



王潮歌與張藝謀、樊躍共同開創了中國實景演出之先河。

主辦方提供

國傳媒大學導演專業，被稱為中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導演，當今文化產業領軍人物。她是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核心創作團隊中唯一的女導演、張藝謀“印象”系列實景演出的實際操作和執行者，與張藝謀、樊躍一起被譽為導演界的“鐵三角”。

發掘自身無限潛力

她坦言自己不畏懼流言蜚語，卻也不習慣參考吸收他人作品的“好”，她認為自己身上還有無限潛力有待發掘，“別人做過的東西我一定不碰。”當年的“印象”系列她與張藝謀、樊躍搭檔，到了“又見”系列從編劇到導演多是她一個人做，從平遙到五台山和敦煌，再到明年將公演的《又見馬六甲》，與“印象”系列完全不同，“又見”系列突破了原來利用山水實景的佈景，將演出挪到了室內劇場，打破舞台和觀眾席的劃分界限，邀請觀眾在觀劇過程中步行穿過不同形態的主題空間，觀眾有時像看客，有時

又像親歷者。她說：“在觀眾行進的過程中，我會清晰而強烈地把這裡的故事講給他們聽。”

在王潮歌的眼中，“印象”和“又見”都已經成為過去式，她現在又將要打造一個新的系列——“只有”。她介紹道：“我希望自己的每一次創作都是優秀的顛覆重建，毫無前作的痕跡，而新的戲劇理念就是要打破限制。‘只有’系列將是一個劇場群，觀眾從買票入場的一瞬間開始便已參與其中，一舉一動都是戲劇的一部分。我希望觀眾不是機械式地體驗，而是在每一個劇場都可以獲得自身行為被戲劇化的豐富感受。”

王潮歌透露，策劃中的新系列是將坐落於河南鄭州的《只有河南》，講述中原歷史和河南人的品質，放大人性中閃光的善，另外還有計劃設於河北廊坊的《只有紅樓夢》，“兩個月間我還沒開始進攻劇本，還在思考如何將觀眾的生理行為與戲劇藝術相結合的問題，創造一種‘藝術生理’。”